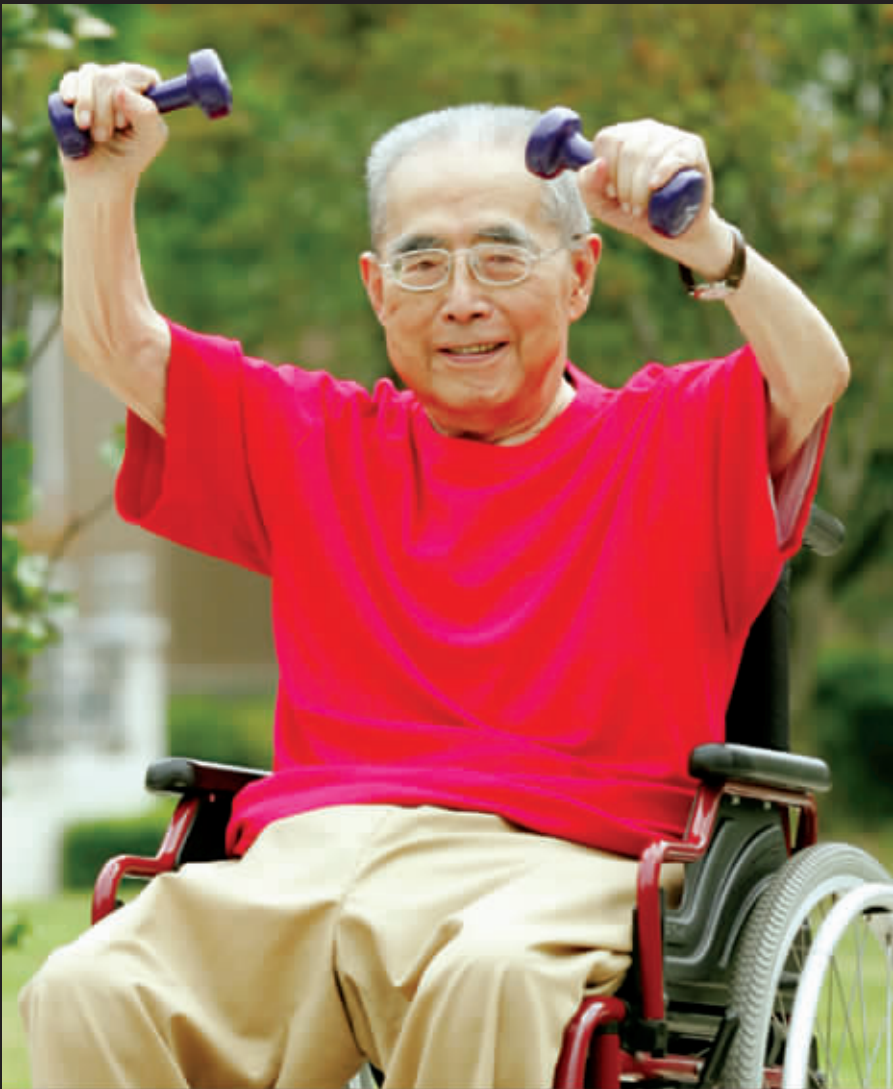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送送这位画坛老好人 说说我和发老的故事

◆ 记者 黄伟明 实习生 庄娅琼

明天上午10时龙华殡仪馆将举行程十发先生的告别仪式，上海众多艺术家和发老生前的好友都将前去送送这位画坛泰斗。程十发先生在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些故事。



记者 胡晓芒 摄



一张便条一幅画 留下认真的他

赵丽宏（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）我和发老的接触缘自同样的“下乡经历”。我们都曾被下放到崇明农场，1986年上海电视台要拍摄一段纪录片，邀请我和程十发先生一起重回农场。一路相伴，程十发始终没有停止作画，他给田里的农夫写生，画公园的动物。其中有一幅画是特意送给我的——小女孩和梅花鹿，当时我看他已经画完，就欣喜地收好，他却说：“等回去之后你到我家里来，我再为你好好着色。”回到上海之后，隔天我便去拜访他，谁料他突然被文化局叫去开会，他临走前恭恭敬敬用毛笔写了一张留言纸给我，非常漂亮。那幅画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，得知他过世的消息之后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看那幅画，心里非常难过。而20年前那张留言纸，我也一直保存着。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这是一位多么真挚、真诚的老人。

妙语连珠巧说辞 道出机智的他

朱国荣（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）每年的春节，我们美协都要去拜访程十发先生，不管身体好不好，他总会分发自己印制的贺卡，或是新出版的连环画。当然，健谈

的他时常妙语连珠，冷不防冒出一串串笑话，捧腹之余，更感觉到发老为人的豁达和开明。有一阵子，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冒充发老画作的赝品，我就委婉地提到了这件事情，谁想他立刻说：“我老了，画不动了，所以大家就替我来画。”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，自己应该把发老那么多妙语记录下来，这本“发老语录”一定精彩至极。

雪中送炭三首诗 默吟宽厚的他

张桂铭（国画家）发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后辈鼓舞和激励。1985年的时候，我的画风开始寻求突破，但是这些转变却引来了许多非议，在几乎“孤军奋战”的境地之下，我是多么渴望得到支持，哪怕是很微弱的。就这个时候，程十发先生出乎意料地连写了三首诗送给我，给了我强大的肯定。他喜欢看到年轻一辈的在艺术工作上有创新，对于很多新的想法也给予极大的宽容和支持。

邀友游园“捡垃圾” 拾起享乐的他

谢春彦（美术评论家）程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，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是很轻松自然的状态，这一点很难得，现在真正放松的画家已经很少了。看他画画真是一种享受，他

一落笔，处处开花，作画原来是一件这么简单这么开心的事情！他也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人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年前，有一次他邀约我和几个朋友去松江的方塔园游玩。他组织了一个“捡垃圾”的活动，而所谓的垃圾是花坛里隐藏着的碎瓷片，结果那天我们满载而归，有不少是宋明时期的古瓷片，很有赏玩价值。发老于是开玩笑说：“你们今天发财了。”

光阴流逝情永存 记下温情的他

张培成（刘海粟美术馆馆长）我和程先生之间保持着一种“距离”，一种充满崇敬之心的距离，我们的相识也隔着时光的交错。中学毕业后我下乡到崇明的东方红农场，那是上世纪60年代发老呆过的地方，到了那里之后，生产队里的许多人提到发老都滔滔不绝，说他待人非常亲切，留给了他们许多画作。听着他们的话，看着发老留下的笔迹，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敬畏，而他和蔼的形象也一下子把他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

一首民歌流真情 唱响伤感的他

李怡蓉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主持人）一直到今天，程十发先生双眼含泪，低声吟唱的样子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，定格成了一幅

永恒的画。那是两年前的夏天，我们要为发老拍摄纪录片，那个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理想了，常常没几句就要躺下休息了。他的儿子知道了我是云南人，有一次就让我唱一首云南的民歌给他听。于是我就唱起了《小河淌水》，谁知道已经有些昏聩的发老竟然跟着我唱了起来，越唱越激动，而且慢慢流下眼泪。我知道他对云南的感情很深，也许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再踏上那片宁静、纯朴的土地了。后来他住进医院，我每次去看他都会唱这首歌，他的眼神只要一浸在这首歌里，就焕发了不一样的神采。

学习屈原多“吃瘪” 笑言豁达的他

徐昌酩（国画家）程先生最叫人自愧不如的是他开阔的胸襟，而他自嘲的功夫也是“一流”。屈原是他特别喜欢画的古代人物，为此，他专门拜读了许多关于屈原的诗词歌赋和传记。他说屈原那种深陷冤屈，却坚贞不移的精神就像中国许多坚忍的老干部。有一次外出吃饭，点饮料时他要“七碧”，服务员说没有这种饮料，他却坚持。于是我向他解释：“只有雪碧，没有七碧。”谁料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一直‘吃瘪’的，当然要‘七碧’罗。”上海话里“七碧”和“吃瘪”同音，就是受委屈、吃亏的意思。